



针 鸞 駕

鴛鴦针序

医王活国，先工针砭，后理汤剂。迨针砭失传，汤剂始得自专为功。然汤剂灌输肺腑，针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日，总泛滥名利二关。智者盗名盗利，患者死名死利。甚有盗之而死，甚有盗之而生，甚有盗之出生入死，甚有盗之转死回生。搏挐空轮，撑持色界。寔奥于玄扃绛府，而曰“膏之下肓之上”，是扁鹊之望而却走者也。古德拈一诗云：“鴛鴦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道人不惜和盘托出，痛下顶门毒棒。此针非彼针，其救度一也。使世知千针万针，针针相投；一针两针，针针见血；上拔棉缘，下焚数〔数〕宅，二童子环而向泣：斯世有瘳乎？

独醒道人漫识于剡天斋

出版说明

《鸳鸯针》，存大连图书馆，惜残存一卷。该馆又藏《一枕奇》二卷、《双剑雪》二卷，此二书实为析《鸳鸯针》第一二卷和三四卷另刻单行本。据《鸳鸯针》卷目合三书点校排印，仍名《鸳鸯针》。第四卷书版漫漶甚众，难以识别处只得以□代之。书题“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本书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的儒林生活，揭露了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早为国内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所注目，惜未曾流传。有人认为，本书编者——即作者华阳散人，为明末清初吴拱宸之别号。为便于继续探讨，兹将王汝梅撰写之《〈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一文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阅。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鸳鸯针序

第一卷 （《鸳鸯针》残存一卷）

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 1

第一回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5

第二回 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 18

第三回 艳婢说春情文章有用

船家生毒计甥舅无知 31

第四回 成进士债主冤家齐证罪

说仇人泥犁刀剑总生花 45

第二卷 （《一枕奇》第二卷）

轻财色真强盗说法

出生死大义侠传心 58

第一回 一文钱困倒英雄

三杯酒随身绊倒 62

第二回	真人不犯邪淫戒 出狱重生故旧灾	74
第三回	挥金穴上官制下官 侠女娘谁父还成父	85
第四回	举罪废双侠报恩知 化食痴一门成忠孝	98
第三卷 （《双剑雪》第一卷）		
真文章从来波折		
	假面目占尽风骚	112
第一回	应声气招贤倡社 认年家杯酒呈身	115
第二回	横口谈题目忘记四书 满腹奇文章单注六等	131
第三回	刻诗文纳粟走南北 倩代笔副榜傲元魁	141
第四回	假到底狗洞出身 撇得开仙真玩世	152
第四卷 （《双剑雪》第二卷）		
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		
	赚钱折本三合大姻缘	164
第一回	趁米麦三春浸东海 好夫妻一口吸卤江	166
第二回	没来历干鱼放生 煞风情野猪还愿	176

第三回	宣淫偿热债大闹端阳 苦节嫁寒儒稍候暮景	190
第四回	不逆诈得财又得官 好回头有福还有寿	210

附 录

《鸳鸯针》及其序文初探	223
点校后记	233

第一卷

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金佛法

诗曰

得失微茫莫强忧〔求〕，
况从秘密创权谋。
功名纵夺乾坤巧，
富贵还贻孙子忧。
大物每教明似镜，
至公何取曲如钩。
将军猿臂夸三捷，
终向东陵讳故侯。

凡人一饮一酌，莫非前定，没有可强求得来的道理。纵有因求而得，也是他精神坚定，福力应之，就是不去求也应该得。所以道“前定”二字，冷淡了许多覬覦的念头，消磨了许多爆燥的手脚。世人每因求而冀得，因得而妄求，直到后来收煞不住时节，方始叹悔，这也迟了。

譬如，做生意的人，拿了自家本钱，也要等他运气亨通，机缘凑巧，不论在家走水，整千论万来赚银子。若是时运不通，缘法不凑，要赚三厘半分，费了偌大精神，还

不能够。莫说赚三厘半分，连那自家本钱，还有折得精空的。况乎，功名二字，关系尤大，享用尤奢。

一个穷秀才，不上半年之间，中了举人进士，就去带纱帽坐堂，宰百官，治万民，耀祖光宗，封妻荫子。这个，岂是可以侥幸得来的么。却是那打关节的着数，自有开辟以后，即便有之。古来也有关节得利的，一般居尊官享厚福，子子孙孙奕世簪纓。这岂不是可以强求的榜样么？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这句，俨然有个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里面。如那不当中举之年，妄求非福，机事不密，一旦败露，名实俱丧。那时，要依旧还他一个秀才，也不可得。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其是第一件要着。

我且说两个比方与你听着。曾闻得，昔年有个秀才，做人忠厚，肯行阴骘。祖宗俱是循良守分人家，只是家贫，不能上进。那一年，有了科举，赁寺中一间房，在那里攻书。场事已近，忽一日，邻舍房头一秀才，唧唧啾啾一会，久之，高歌痛饮，叫号欢呼。聒噪的了不得。稍顷，忽然寂静去了。这秀才耳根才得清静，却睡不着，在那寺廊下闲行。忽见廊下有一位女子，冉冉而来。将近身，秀才道：“你何人？”女子道：“君休怕，妾乃是鬼。此来非有祸于君。闻君立心清正，力行向善，妾特报君功名大事。适才那般秀才饮酒，乃是买场屋中字眼的，在此成交。其题目关节，俱被妾听得，今传与君。妾父昔商此地，妾死于此，将柩寄寺中廊下。君若得志，烦到某处

传妾父，早来搬柩归葬。以君忠厚，不负所托，故敢烦君耳。”即将那人如何关节，对这秀才说了。这秀才依法用之，果然高中。到填榜时，那房师见拆号不是前日所说的名姓，暗自惊异。相会时，问他缘故。他将遇鬼传心的事，直直说了。房师道：“足下必阴德高人，从此前程远大，不卜可知。”这秀才，果然联捷，中了进士，做了高官。

又闻得，有个举人，往北京会试。这举人，少年高才，学问精熟，自夸定然是联捷的，会元状元拿在手中。那一日，正进头场。这举人到了号房，收拾停妥，才待歇息。忽然一个举人进来寻坐号。那人彪形大汉，语带北音，手中不拿东西，只是肩膀上驼了一个大砚，约莫有磨扇大小。查号坐下，就在他紧邻。这举人暗笑道：“场中拿这样大石砚，进来做甚么。显得他力气大不成，若是拿来打人，荡着些尖角儿，也要打个稀烂。”须臾，题目传到。他提起笔来，一面想，一面写，完了一篇。他且暗暗去张那大汉，只见那大汉将块墨在砚上用力磨。且不管他，又低头完了第二篇。还见大汉在那里磨墨，他又笑道：“这人莫不是不曾吃饭进来，若拿这池墨水吃下肚去，也撑个肥饱。”又完了第三篇。那大汉还在那里磨墨，他道：“这人只管将墨磨，磨到甚时方住？且看他如何收煞，将来做个笑话儿出去说。”又将自己那三篇稿儿吟哦一遍，甚是得意。正打帐去做的，只见那大汉跳将出来，对他道：“闻你刚才读法，文章自然好，是要中的。但，

我西北人，文理生疏，兄可将那稿与我，你再另做，万事皆休。不然，我将这砚池墨水将卷子涂污，两个人都不得中。莫若把来送我，还落得做个人情。”这举人，又好笑又好恼。看那人，形粗力大，又斗他不赢。只得叹了一口气，将那三篇稿上文字与了大汉。那大汉欢欢喜喜去了，他重新另做三篇，连经文都做了。只见大汉又来道：“兄适才送我的文字，想是决要中的，我又不会做经，可惜也是枉然。你不如做个全情，把那经文也送了我。倘若中了，决不负你。”这举人想了一想道，三篇好的，已是与他，后三篇甚不协意，既不得中，写他何用，不如都送了他，下次再不要遇着这样凶徒罢。即将卷子交付与他，拂衣出场。那人果然中了，后来访他。他替谋为，中了进士报答他。你看，这个是鬼告关节，那个是力夺文字。似乎这两件，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所以，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在下还说个暗中害人成己的，后来水清石出，弄得自家功名也无，险些死无葬身之地。看官且听着。

第一回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渔家傲》

画断粥藿磨穿鼻，织成几个风流字。打点贵人新样子。夸乡里，冷魂穷债还经史。魁星夜半无间隙，闺中榜上真消息。移胎接种浑无迹。都不必，哭者笑者酸风滴。

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一个秀才，姓徐名必遇字鹏子。乃祖做过都御史，因建言去职，归老林下二十余年。秉性清介，屡起屡蹶。因此，家业也不甚富厚。乃父是饱学秀才，名场不利，补了廪，挨次出贡，做了两任训导。卑官冷署，郁郁不得志。不久，也告归家了。这徐鹏子，又拿了这付穷饭碗。十八岁上，进了学，娶了一位浑家王氏。这王氏，也出自宦族，也晓得读书是第一流的事。但徐鹏子生长宦门，终日捏着的是那两本子书，晓得什么叫做营生，坐吃山空。日久，将乃祖做官时几片房屋卖了。后来，又将祖遗下几亩田儿也卖了。单单剩得一片老屋，是乃祖发迹的地方，自家留着住，动不得的。喜得自从进学后，一等二等科举，次次不得落空。虽则观场几遭，总是

不得挂名榜上。论他那才学文章，也是学中出尖的人物了。那一年，有了科举，在家读书，晚间无事，对浑家道：“我这番决要中了。”王氏道：“怎样晓得？”徐鹏子道：“我这《四书》拟题，篇篇都揣摩过了。况又是《春秋》那经上大小题目，逐个做过。算来这些孤经，有科举的朋友，没有在我之上的。我这番不但要中，且不出五名之外。耐烦月余，你端然是举人娘子了。”王氏道：“只不知命运何如，连走几科不中，又无生殖，田产卖得罄尽，仅留了这片老屋。这科再不中，只得又要寻替身了。但愿文福双齐，替祖宗争些光辉，替妻子出些穷气。我就终身布衣淡食，情愿罢了。”说罢，象得要落下眼泪来。鹏子道：“劝你放心，这科包管决中，赔也赔得你一个举人。若还不中，不但无颜见你，也无面目再见那些亲族朋友了。”王氏道：“但愿如是，就当拜谢天地。”

这正是：

只谓才不如己，
争道巧不由人，
指望一朝腾霄汉，
谁知穷鬼不离身。

却说同学内有一个秀才，姓丁名全字协公。其人也是世家。乃父累官至工部侍郎，宦途颇顺，广积官资。这丁协公，偏会经营，又时常到他年家门生各处，刮他几个抽丰。他的家事，只有日挣起来的。除吃酒嫖赌之外，没有一文钱放空，错与了人。只是逢考之年，就要破费他些须

了。头一件，要买头二等。第二件，就要在大场里弄些手脚，也有遭把被人扎伙囤，骗过了他。他却此念不休，每科定要钻头觅缝，到处摸索，直等榜发那一日，才得安静。此是他从进学后，科科如是，不足为异的。

那一年，也弄了一名科举，却值那本府推官姓莫的，是他父亲年侄。自到任时，丁协公已自备了厚礼，认过年谱的。他想，首府推官，少年进士，又有声望，决然是要入帘的。他也不等临场，侦科考案发有名，就备了齐整戏筵，去请莫推官。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送与莫推官，权为质押。候榜发有名，即将银赎契。莫推官道：“既系年家，分当效力，焉敢受谢。”丁协公道：“虽然年家弟兄，这回又是师生了，况仕途上又可相资藉，些小微意，何足计较。”莫推官欣然领命。

这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

谁道人谋不胜天。

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即将字眼关节写了，弥封紧密，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丁协公暗喜不迭。这莫推官又想道，老丁外面也罢了，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万一进场交了白卷，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难处置，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差人送来。丁协公接着，打开一看，内云：

阌外之事，将军主之。焉服君空读父书，虎贲仍归

内府也。照亮，照亮。

丁协公读了那字儿，不解意味，又不好拿与别人看。反复寻思道，他此时寄来的书信，断非他事，可知一定是闺内之事。这字上文法，好不糊涂，令人难识。又检出那字儿，翻来复去，逐句猜去道：“我已解得了。‘阉外’者，犹言帘外也。‘空读’者，不知兵法也。‘虎贲’之数三千也。分明说是帘外之事，叫我自作主意。倘文字不入格，那三千之物定要还我的。”拍案大叫道：“是了，是了，确乎无疑。但字内意义我虽猜着，所言之事，颇中我病根。万一场中不顺手，不能中式，却不白送了三千么。虽则，老莫算小，却也老成。”

这正是：

君王若问安边计，

先须粮足与兵精。

其时，学内又有一个秀才，姓周名德，绰号白日鬼。这人虽是秀才，全不事举子业。今日张家，明日李家，串些那白酒肉吃。别人着棋，也在旁边算子斗彩。别人打牌，他插身加一的拈头。终日醉醺醺，吃不饜饱。家里那只锅灶儿，也是多支了的。到那有财势的人家，又会凑趣奉承。贩卖新闻，又专一拴通书童俊仆，打听事体，撺掇是非，赚那些没脊骨的银钱。是以秀才家，凡有大小事，俱丢不得他的。莫说丁协公是个富贵分子，他日日要见教的。就是那徐鹏子，一个穷公孙，他看他考得利，肚里又通，也时常虚卖弄，三两日来鬼混一场去。总不如那丁公

子与他贴心贴意，分外相投，一刻也离他不得的。

这正是：

嫖赌场中篋片，
文章社内法喜，
虽然牌挂假斯文，
不如尊绰白日鬼。

却说，丁协公看了那条字儿，委决不下，踌躇了一夜。次日侵早，着人去请了白日鬼来。周白日道：“昨日有些小事，不曾会你，场期已迫，看你的气色好的紧，今科定要高发的。请问呼唤何事见教。”丁协公道：“小弟有桩心腹事，本不可对人言的。但与兄何等相契，这样大事没有相瞞之理，特请兄来离议。”周白日手舞足蹈道：“何事？愿闻。”丁协公道：“莫公祖是敝年家，你是晓得的。他近日取入帘，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送了一个字眼与我，叫我场中如此如此。我又不好却他美意，你说该做不该做？”白日连忙作揖道：“恭喜贺喜，兄如此高才，又有莫公祖内助，此番定是解元无疑了，怎样不该做。”丁协公道：“我也晓得该做，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一时题目不顺手，就有些生涩。弟心下除非文字虽边也着些水磨工夫，不负老莫刮目更妙。兄有甚妙法，请教一二。”周白日道：“这有何难，我有个表兄，姓陈字又新，他是府学老秀才，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因他积年老靠，场内该誊的文字，都从他手里分散。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你有

事，待我替他商量，再没有个不着手的。”丁协公大喜，连忙着人备酒内室，催促快去寻他。不一时，陈又新来到，邀入密室坐下。陈又新道：“久仰久仰，老兄相召之意，家表弟已说明了，但不知所治的是那经。”丁协公道：“《春秋》。”陈又新道：“更妙。待小弟进场内选那《春秋》有上好的文字，截了他卷头，如此如此，用心誊写，将那法儿安插进去，十拿九稳。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丁协公道：“莫公祖声名赫赫，监场御史，也让他三分，这到兄勿愁他。”陈又新道：“这等一定是恭喜的了，但莫公祖念年谊，白地做情，小弟辈是贫士，老盟兄须大大开手，也还是便宜的。”丁协公道：“这是自然的。”因拉了周白日出席来商议，两下传递，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了。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才传授那心法，各自散了。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自在的等候不题。

这正是：

安成攫日遮云计，

来凑锦衣玉食人。

到了临场那一日，那徐鹏子也不等黄昏就出场来了。欢欢喜喜进门，走到香火祖宗面前，深深礼拜。王氏接着道：“场中文字何如？”鹏子道：“这科不必说了，七篇文字都是做过的。犹恐还欠推敲，在中慢慢腾腾的着些摩精刻髓的工夫，清清正正写了，再读一遍，真正是字字铺霞，篇篇绣锦。呈进内帘，没有一个不鉴赏的。除非是瞎

了眼的房师，他摸着嗅香也该取了。”把那浑家王氏说得欢天喜地的了不得。

不几日，终了场，传是明早发榜了，那徐鹏子夫妻两口那里睡得着，听见打了五更，心下疑鬼猜神的就如热锅上蚂蚁，哪里由得自己，约莫打过五更一会了，还不见动弹，又渐次东方发白了，听得路上闹烘烘的。此时，身子也拴不住，两只脚只管要往门外走。一开了门，只见报喜的人，跑得好快，通不到自家门首略停一停，问他：“解元是甚人？”还要跟那人走了几间门面，方才肯说。鹏子道：“事有可疑了，天已大明，且到榜下去看一看。”来到榜棚下，单看那下面春秋两字，见了第三名就是春秋，着字儿看将上去，也是仁和人，上面却是丁全。心下想到：这人是春秋中？平日极不通的，为何到中了，且自由他。看后面，着从前直看到榜末，又从榜末直看到前，着行细读，并不见有自家名字在上面。此时，身子已似软瘫了的，眼泪不好淌出来，只往肚子里串，靠着那榜缝柱子，失了魂的一般，痴痴迷迷。到得看榜人渐渐稀了，自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得转头，闷闷而归。那一路来，一步做了两步，好不难行。

正是：

败北将军失节妇，
刺字强徒赃罪官，
低头羞见故乡面，
举子落第更应难。